

周作人文选

乙
848
7728
9

812 978
248

文藝批評雜話

文藝與道德

文學談

個性的文字

地方與文藝

文明國的文字獄

障礙字樣

新名詞

論八股文

論小詩

支那民族性

周作人文選

七

一七

一九

二一

二五

二九

三三

四四

四〇

五〇

101

支那與倭

五二

我學國文的經驗

五六

讀報的經驗

六二

知堂說

六七

喫茶

六七

再論喫茶

七一

喫菜

七八

談酒

八三

故鄉的野

八八

上海氣

九一

答芸深先生

九三

鳥聲

九六

蒼蠅·····	一〇一
窮袴·····	一〇五
死法·····	一一四
上下身·····	一一八
前門遇馬隊記·····	一二一
死之默想·····	一二三
碰傷·····	一二七
閉戶讀書論·····	一三〇
天足·····	一三三
偉大的捕風·····	一三四
尋路的人·····	一三九
半春·····	一四〇
謎語·····	一四二

猥褻的歌謠·····	一四七
北溝沿通信·····	一五六
鄉村與道教思想·····	一六五
排日平議·····	一七三
姑惡詩話·····	一七六
論妬婦·····	一八五
論泄氣·····	一八七
水裏的東西·····	一九〇
初夜權序言·····	一九五
花鏡·····	二〇〇
娼女禮鑽·····	二一二
啞吧禮讚·····	二一七

擺倫句·····	二二五
體罰·····	二二七
一年的長進·····	二二二
俺的春天·····	二三三
糸魚川·····	二三九
論居喪·····	二四四
蠻女的情歌·····	二五四
豔歌選·····	二五六
真的瘋人日記·····	二五九
蒼蠅·····	二七〇
慈姑的盆·····	二七二
秋風·····	二七三
小孩·····	二七四

周作人文選目錄

六

小孩.....二七六

過去的生命.....二七七

#31869

周作人文選

文藝批評雜話

一

中國現代之缺乏文藝批評，是一件無可諱言的事實。在日報月刊上儘管有許多批評似的文字，但是據我看來，都不能算是理想的文藝批評。我以為真的文藝批評，本身便應是一篇文藝，寫出著者對於某一作品的印象與鑒賞，決不是偏於理智的論斷。現在的批評的缺點大抵就在這一點上。

其一，批評的人以為批評這一個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著負的意思，所以文章裏必要說些非難輕蔑的話，彷彿是不如此便不成其為批評似的。這些非難文所憑藉的無論是舊道德或新文化，但是看錯了批評的性質，當然不足取了。

其二，批評的人以為批評是下法律的判決，正如司法官一般；這個判決一下，作

品的運命便註定了。在從前主義派別支配文藝界的時代，這樣的事確是有過，如約翰·孫別林斯奇等便是這一流的賢吏。但在現代這種辦法已不通行，這些賢吏的少見那更不必說了。

這兩種批評的缺點，在於相信世間有一種超絕的客觀的真理，足爲萬世之準則，而他們自己恰正了解遵守著這個真理，因此被賦裁判的權威，爲他們的批評的根據，這不但是講『文以載道』或主張文學須爲勞農而作者容易如此，固守一種學院的理論的批評家也都免不了這個弊病。我們常聽見人拿了科學常識來反駁文藝上的鬼神等字樣，或者用數學方程來表示文章的結構：這些辦法或者都是不錯的，但用在文藝批評上總是太科學的了。科學的分析的文學原理，於我們想理解文學的人誠然也是必要，但決不是一切。因爲研究要分析，鑒賞却須綜合的。文學原理，有如技術家的工具，孟子說，『太匠與人以規矩，不能與人巧』，我們可以應用學理看出文藝作品的方圓，至於其巧也就不用規矩去測定他了。科學式的批評，因爲固信永久不變的準則，容易流入偏執如上文所說，便是最好的戒讀，也是屬於學問範圍內的文藝研究，如文學

理論考證史傳等，與文藝性質的文藝批評不同。陶淵明詩裏有兩句道，『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所謂文藝批評便是奇文共欣賞，是趣味的綜合的事，疑義相與析，正是理智的分析的工作之一部分。

真的文藝批評應該是一篇文藝作品，裏邊所表現的與其說是對象的真相，無寧說是自己的反應。法國的法蘭西在他的批評集序上說，

『據我的意思，批評是一種小說，同哲學與歷史一樣，給那些有高明而好奇的人們去看的；一切小說，正當的說來，無一非自敘傳。好的批評家便是一個記述他的心靈在傑作間之冒險的人。』

『客觀的批評，同客觀的藝術一樣的並不存在。那些自騙自的相信不會把他們自己的人格混到著作裏去的人們，正是被那最謬誤的幻見所欺的受害者，事實是：我們決不能脫去我們自己。這是我們的最大不幸之一。倘若我們能夠一剎那間用了蒼蠅的多面的眼睛去觀察天地，或者用了猩猩的簡陋的頭腦去思索自然，那麼，我們當然可以做到。但是這是絕對的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像古希臘的鐵勒西亞斯生爲男人而有

做過女人的記憶。我們被關閉在自己的人格裏，正如在永久的監獄裏一般。我們最好，在我看來，是從容的承認了這可怕的境況，而且自白我們只是說著自己，每當我們不能再守沈默的時候。

『老實地，批評家應該對人們說，諸位，我現在將要說我自己，關於沙士比亞，關於拉辛，或巴斯加耳或歌德了。至少這個機會總是儘夠好了。』

這一節話我覺得說的極好，凡是作文藝批評的人都應該注意的。我們在批評文裏很誠實的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正與在詩文上一樣，即使我們不能把他造成美妙的文藝作品，總之應當自覺不是在那里下判決或指摘缺點。

二

我們憑了人間共通的情感，可以了解一切的藝術作品，但是因了後天養成的不同的趣味，就此生出差別，以至愛憎之見來。我們應當承認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不過同時也應知道這只是我們自己主觀的迎拒，不能影響到作品的客觀的本質上去，因為他的絕對的真價我們是不能估定的。許多司法派的批評家硬想依了條文下一個確定的判

決，便錯在相信有永久不易的條文可以作評定文藝好壞的標準，却不知那些條文實在只是一時一地的趣味的項目，經過多數的附和，於是成爲權威罷了。這種趣味當初儘有絕大的價值，但一經固定，便如化石的美人只有冷而沈重的美，或者不如說只有冷與沈重迫壓一切強使屈服而已。現在大家都知道稱賞英國濟慈（Keats）的詩了，然而他在生前爲『批評家』所痛罵。至於有人說他是被罵死的，這或是過甚之詞，但也足以想見攻擊的猛烈了。我們看著現代的情形，想到濟慈被罵死的事件，覺得頗有不可思議的地方：爲什麼現在的任何人都能賞識濟慈的詩，那時的堂堂勃拉克烏特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的記者却會如此淺陋，不特不能賞識而且還要痛罵呢，難道那時文藝批評家的見識真是連此刻的商人還不如麼？大約不是的罷。這個緣故是，那時的趣味是十八世紀的，現在的却是濟慈以後的十九世紀的了；至於一般批評家的程度未必便很相遠，不過各自固執著同時代的趣味，表面上有點不同罷了。現代的批評家笑著勃拉克烏特記者的無識，一面却憑著文學之名，儘在那里痛罵異趣味的『濟慈』，這種事情是常有的。我們在學校社會教育各方面無形中養成一種趣味，爲一生

言行的指針，原是沒有什麼希奇，所可惜者這種趣味往往以『去年』為截止期，不肯容受『今天』的事物，而且又不承認這是近代一時的趣味，却要當他作永久不變的正道，拏去判斷一切，於是濟慈事件在文藝史上不絕書了。所以我們在要批評文藝作品的時候，一方面想定要誠實的表白自己的印象，要努力於自己表現，一方面更要明白自己的意見只是偶然的趣味的集合，決沒有什麼能夠壓服人的權威；批評只是自己要說話，不是要裁判別人；能夠在文藝批評裏具備了誠和謙這兩件事，那麼勃拉克鳥特記者那樣的失策庶幾可以免去了罷。

以上的話，不過為我們常人自己知道平凡的人而說，至於真是超越的批評家當然又當別論了。我們常人的趣味大抵是『去年』的，至多也是『當日』(Up to date)的罷了，然而『精神的貴族』的詩人，他的思想感情可以說是多是『明天』的，因此這兩者之間常保有若干的距離，不易接觸。我們鑒於文藝史上的事件，學了乖巧，不肯用了去年頭腦去呵斥明天的思想，只好直抒所感的表白一番，但是到了真是距離太遠的地方，也就不能再說什麼了，在這時候便不得不等真的批評家的出現，給我們以

幫助。他的批評的態度也總算著誠與謙這兩件唯德也。『批評家』，他的趣味中超越現代而遠及未來，所以能夠理解同樣深廣的精神，指示出來，造成新的趣味。有些詩人當時被人罵倒而日後能夠復活，或且成爲偶像的，便都靠有這樣的真批評家把他從泥裏找尋出來。不過這是不可勉強的事，不是人人所做得到的。平凡的人想做這樣的真批評家。容易弄巧成拙，不免有棄美玉而寶燕石的失著，只要表現自己而批評，並沒有別的意思，那便也無妨礙，而且寫得好時也可以成爲一篇美文，別有一種價值，別的創作也是如此，因爲講到底批評原來也是創作之一種。

(一九三三年二月。)

文藝與道德

英國的葛理斯不是專門的文藝批評家，實在是一個科學家，性的心理學之建設者，但他也作有批評文藝的書。因爲如上邊所說，他毫無那些專門「批評家」的成見與氣焰，不專在瑣屑的地方吹求，——却純從大處著眼，用了廣大的心與緻密的腦估

量一切，其結果便能說出一番公平話來，與「批評家」之羣所說的迥不相同，這不僅因為他能同時理解科學與藝術，實在是由於精神寬博的緣故。讀他所著的新精神，斷言，感想錄以至男女論，罪人論，性的心理研究和夢之世界，隨處遇見明智公正的話，令人心悅誠服。先前會從感想錄中抄譯一節論猥褻的文章，在綠洲上介紹過，現在根據斷言（Affirmations 1898）再抄錄他的一點關於文藝與道德的意見。

斷言中共有六篇文章，是分論尼采，凱沙諾伐（Cassanova），左拉，許斯曼（Huyssmans），聖弗蘭西思的，都是十分有趣的題目，一貫的流通著他那健全清淨的思想。現在所引却只是凱沙諾伐與左拉兩章裏的話，凱沙諾伐是十八世紀歐洲的一個著名不道德的人物，因為他愛過許多許多的婦人，而且還留下一部法文日記，明明白白的紀述在上面，發刊的一部分雖然已經編者的「校訂」還被歸入不道德文書項下，據西蒙士（Symonds）在數世紀的人物中所說，對於此書加以正當的批判者——至少在英美——只有葛理斯一人。凱沙諾伐雖然好色，但他決不是玩弄女性的人。『他完全把握著最近性的心理學者所說的「求愛勾引第二去刺」，便是男子不導引已飽滿足，而對

於女子的事，不能不引起有嚴肅的注意。在這件事上，凱沙諾伐未始不足給予現在最道德的世紀裏的許多賢夫的一個教訓。他以所愛婦女的快樂為快樂而不耽於她們的供奉，她們也似乎懇摯的認知他的藝術的工巧。凱沙諾伐愛過許多婦女，但不會傷過幾個人的心……。一個道德纖維更細的人不會愛這許多女人，道德纖維更粗的人也不能使這許多女人仍是幸福。』這可以說是確當的批語。

但凱沙諾伐日記價值還重在藝術的一方面，據葛理斯說這是一部藝術的好書，而且很是道德的。『淑本好耳（Schopenhauer）有一句名言，說我們無論走人生的那一條路，在我們本性內總有若干分子，須在正相反對的路上才能得到滿足；所以即使走任何道路，我們總還是有點煩躁而且不滿足的。在淑本好耳看來，這個思想是令人傾於厭世的，其實不必如此。我們愈是綿密的與實生活相調和，我們裏面的不用不滿足的地面當然愈是增大。但正是在這地方，藝術進來了。藝術的效果大抵在於調弄這些我們機體內不用的纖維，因此使他們達到一種諧和的滿足之狀態，——就是把他們道德化了，倘若你願意這樣說。精神病醫生常述一種悲慘的風狂病，為高潔的過著禁欲生

活的老處女們所獨有的。她們當初好像對於自己的境遇很滿意，過了多少年後，却漸顯出不可抑制的惱亂與色情衝動；那些生活上不用的分子，被關閉在心靈的窖裏，幾乎被忘却了，終於反叛起來，喧擾着要求滿足，古代的狂妄——基督降誕節的臘祭，聖約翰節的中夏祭，——都證明古人很聰明的承認，日常道德的實生活的約束有時應當放鬆，使他不至於因為過緊而破裂。我們沒有那狂妄了，但我們有藝術替代了他。我們的正經的主母不復遣發女兒們拿着火把在半夜裏往山林中去，在那里跳舞與酒與血將給她們以人生祕密之智識；現在她帶了女兒們看「忒列斯丹」(Tristan)去，——幸而不能看徹那些小心地養大的少年心靈在那時是怎樣情形。藝術的道德化之力，並不在他能夠造出我們經驗的一個怯弱的模擬品，却在於他的超過我們經驗以外的能力，能夠滿足而且調和我們本性中不會充足的活力。藝術對於鑑賞的人應有這種效力，原也不足為奇；如我們記住在創作的人藝術正也有若干相似的影響。或許畫家瓦委 (Watteau) 云蕩子精神，賢人行徑。摩訶末那樣放佚地描寫大國的黑暗仙女的時候，還很年輕，是一個半老女人的品行端正的丈夫。